



憶 瑣 鐙 秋

行印為書樓大德上

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

秋鐙瑣憶 全一冊

○(定價大洋二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原著者

蔣

坦

校閱者

周

瘦

鵲

發行人

沈

駿

聲

印刷者

大

東

局

發行所

大

東

局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暨各省

大東書局



秋燈瑣憶贅言

周瘦鵑

自冒巢民爲了追悼愛姬董小宛，作影梅盦憶語，於是憶語的公式，總是爲了悼亡而作；陳朗玉的香畹樓憶語，卽是一箇例子。錢塘詞家蔣謫卿的秋燈瑣憶，也是憶語體的文字，卻打破了爲悼亡而作的公式，偏是在所愛者生存時作的。——所以我們讀別的憶語時，總覺得行墨間涕淚縱橫，悽動心脾，真有不堪卒讀之概！而讀了秋燈瑣憶，那就不然；心中只是豔羨他們的閨中清福，一些兒不會發生悲感。至於情事的雋妙，文字的俊逸，也不在影梅盦香畹樓之下；更足矜貴的：影梅香畹都爲愛姬而作，而秋燈瑣憶中的主人，卻是正正當當的結髮之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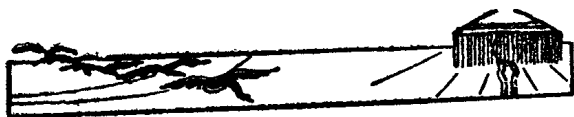
讀秋鐙瑣憶之先，當然要知道作者蔣謫卿是怎樣一箇人。烏程周夢坡氏歷代兩浙詞人小傳中蔣坦一則云：『坦字謫卿，錢塘人，諸生；有百合詞二卷，夕陽紅半樓詞二卷。先世業鹽筴，有園亭歌伶之樂。謫卿生稟異資，弱冠善文章，工書法，配關秋芙，嫺倚聲，解彈琴，尤喜內典；僭隱家園，聯吟禮佛。出則文壇吟社，客滿樽盈。別築枕湖吟館於水磨頭，春秋佳日，遊讌極歡。未幾：秋芙死，謫卿爲製秋鐙瑣憶，皆幽閨遺事，文極雋雅，視冒辟疆影梅憶語更過之。杭州辛酉戒嚴，奔慈谿，依其友王廣文景曾；比返，寇又至，以餓殉焉。』此則是根據於陳繼聰傳略與杭郡詩三輯，但『秋芙死，謫卿爲製秋鐙瑣憶』幾句，似乎與事實不符。我以爲秋鐙瑣憶之作，實在秋芙生存時代，但看原書魏





滋伯一序，從頭至尾，沒有提起藕卿爲悼亡而作，只說『飲綠餐秀，倡妍酬麗，縱來徐淑，不僅篇章，自是高柔，無虛愛翫，質谷晚食，文不獨遊，蓮莊夏清，趙乃雙笑，閨房之事，有甚畫眉，香豔之詞，罔恤多口。』這些話占了全序三分之一，無非說他們伉儷間唱隨之樂，曾無一言提及秋芙之死，接着說：『偶成小品，首示鄙人，開述閒情，弗刪綺語。』這明明是說他作綺語述閒情而已，非爲悼亡而作也。末尾又說『更積歲月，重出清新，神仙眷屬之羨，當不止如漱玉之所序矣。』那就有希望他往後繼續做去的意思。便是以秋鐙瑣憶全書而論，也從沒有說起秋芙一箇死字，但看結尾最後的一節：『數年而後，當與秋芙結廬華塢河渚間，夕梵晨鐘，懺除慧業，花開之日，當並見彌陀，聽無生





之法；卽或再墮人天，亦願世世永爲夫婦，明日爲如來涅槃日，當持此誓，證明佛前。」這都是爲晚年和秋芙謀共同享福的話，一望而知。因此我敢斷定秋燈瑣憶是在秋芙生存時藹卿興到而作，並不在秋芙死後，爲哀悼而作的。

既知道了蔣藹卿，那當然又要知道秋芙是怎樣一箇人。王西神然脂餘韻云：『關秋芙，名鏐，錢唐人，諸生蔣坦室。學書於魏滋伯吳黟山；學畫於楊渚白；學琴於李玉峯。鏡檻書牀，可想文采，善病工愁，終歸學佛。著有夢影樓詞，高陽臺詠夕陽換頭云：「而今休說鄉關路，剩濛濛煙水，瘦柳漁灣，短帽西風，古今無此荒寒，蘆笳聲裏旌旗起，問當年誰姓江山？有悠悠幾處牛羊，短笛吹還。」沈雄激宕，中邊俱徹。閨中若準張春水之例，正





可稱爲關夕陽也。』看了這一節，便知道這秋美的才華，正可與蕩卿抗手，可說是詞壇上的一對難夫難婦。

秋鐙瑣憶中的第一節，分明是記新婚第一夜的事；若是普通的新夫婦，那麼當此洞房春暖之際，無非喁喁情話罷咧；而他們倆卻偏偏談及詩詞，又互相聯句以試詩才，良宵如此度過，可真風雅極了。那上邊說『秋芙綰墮馬髻，衣紅綃之衣，燈蓮影中，歡笑彌暢。』這是何等的旖旎！『於時桂帳蟲飛，倦不成寐，盆中素馨，香氣淪然，流襲枕簟。』這真是一片銷魂的境界，而新夫婦聯句『翠被鴛鴦夜，紅雲蠟燭樓，花邊紗幔月，人覺枕函秋。』這又是何等的好詩句啊！

秋芙能琴，能畫，能書，閨中有此才華，真是不可多得。而伊





又以金盆搗戎葵葉汁，雜於雲母之粉，用紙拖染，其色蔚綠，雖澄心之製，無以過之；曾用來給藹卿手錄西湖百詠。這樣的雅人深致，又怎不使人羨煞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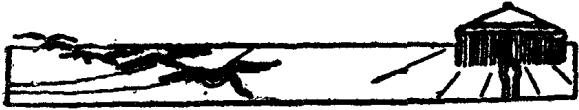
西子湖上作夜遊，確是一件極有興會的事。記得有一年雷峯塔沒有坍塌的時候，我正在西湖小住，便在一箇月明之夜，同著小蝶翠娜兄妹等，刺艇三潭印月，水光和月光，融合在一起，我們的身體也幾乎沈浸在水月中了！這一夜夜遊之樂，至今回想起來，還是津津有味。藹卿和秋芙住在湖上，所以夜遊很爲便利；秋鐙瑣憶中所記的，共有二次。一次是『夏夜苦熱，秋芙約遊理安。』理安在九溪十八瀟上，離西湖很遠，理安寺前多楠樹，足有好幾百株，我每年遊西湖時，總得去一次，在楠樹相夾的小徑中





徘徊一回，然而夜中卻始終沒有去過，實在也不敢前去，謫卿秋
芙夜遊理安，就足見那時的時世太平，途中沒有伏莽之故啊。『
由楊梅塢至石屋洞，洞中亂石排拱，几案儼然，秋芙安琴磐磴，
鼓平沙落雁之操，歸雲滃然，澗水互答；此時相對，幾忘我兩人
猶生塵世間也。』石屋洞也是我每年必遊之地，此洞形如石屋，
故以爲名，可惜如今爲俗僧所佔，未免有玷名勝！秋芙夜遊到此
，安琴磐磴，鼓平沙落雁之操，這自是極有趣味的事；無怪謫卿
要說幾忘我兩人猶生塵世間了！他們倆第二次的夜遊，卻真的在
西湖上了。所謂『秋月正佳，秋芙命舞鬟負琴放舟兩湖荷菱之間
。』瞧他們何等有趣啊，一箇兒先走，一箇兒去追尋，畢竟在蘇
隄第二橋下尋到了；於是一箇兒鼓起琴來，來箇漢宮秋怨曲，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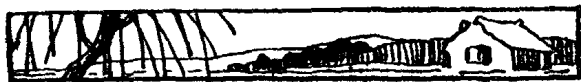
箇兒披襟而聽，飄飄欲仙；接著又同上白雲菴，喫新蓮子羹，回船段家橋席地談心，一直談到四更；這樣的清福，正不知是幾生修到的。要不是生有雅骨，那麼任是住在湖山勝處，也不知道賞玩，委實是孤負了湖山不少！所以我覺得閒情逸致如蔣家伉儷，纔配住在西湖，纔不孤負了這一片大好湖山。

拾桃花瓣砌字填詞，喚侍兒教綠嬰武念詩，爲閨人製梅花畫衣，香雪滿身，望之如綠萼仙人，這種風流蘊藉的事，可以入詩，可以入畫，可以入詞曲，可以補入黎遂球張山來二氏的花底拾遺。藹卿夫婦，畢竟是生有夙根的人。所以二人雖在起居言笑之間，也動觸禪機，動有禪意：如風雨之夜，聞黃葉數聲，吹墮窗下





，秋芙便顧鏡而吟，有『昨日勝今日，今年老去年』之句。此其一；秋芙性愛潔，地有纖塵，又親事箕帚，藹卿舉王某偈云：『日日掃地上，越掃越不淨，若要地上淨，撒卻荅帚柄。』此其二；秋芙因聞『悲莫悲兮生別離』之句而悲，藹卿慰之曰：『因緣離合，不可定論，余與子久皈覺王，誓無他趣，他日九蓮臺上，當不更結離恨緣，何作此無益之悲也？昔鍛金師一念之誓，結婚姻九十餘劫，況余與子乎！』此其三；此外一則說秋芙爲曇陽後身。觀其辨才，似亦可信，加以長齋二十年，楞嚴法華，熟誦數千卷。再則說秋芙念佛二十年，誓赴金臺之迎；又夫婦因父翁晚年多病，結壇修玉皇懺儀四十九日。就這上邊看來，可見他們倆都是信佛極篤的人，以信佛極篤的人，而常作綺語，也可見結習難



除，而於佛法方面，多分也沒有甚麼牴觸了。

大凡文人雅士，多半苦貧，加以藹卿喜遊好客，支出上自不免多一些，看他瑣憶中說：『夏葛冬裘，遞質遞贖，敝篋中終歲常空空也。』竟窘得像上海一般專愛喫著嫖賭的時髦大少爺一樣，可真出人意表了！良夜邀良朋作長夜之飲，或鼓琴，或作書畫，或拈韻賦詩，或清談淪茗，或踞地賭霸王拳，這樣的樂事，一生能得幾回消受？『羊燈旣上，洗盞更酌，未及數巡，而呼酒不至，訝詢秋芙，答云「餅罄矣！牀頭惟餘數十錢，余脫玉釧換酒，酒家不辨真贋，今付質庫，去市遠，故未至耳。」』這樣的情景，雖覺奇窘，然而奇窘之中，也自蘊藉可人。

西溪也是我舊遊之地，向以蘆花著名。每年九十月間，蘆花如





雪，滿眼一白。我那回往遊時，正在陽春三月，只見白的是梨花；紅的是桃花；卻偏偏不見蘆花，很以爲憾。我們也曾遊過交蘆秋雪諸菴，在交蘆菴中，也曾賞覽過那幅交蘆雅集圖卷，只是不知道當年藹卿夫婦，曾在交蘆秋雪菴中印過他們的遊履之痕；而我們來去愔愔，也沒有留意到交蘆雅集圖卷中，有他們倆題詩呢。一年年滄桑變易，更不知道他家的槐眉山莊，也仍在西溪上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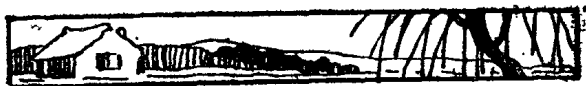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最有味的事：是無過於回想兒時的情景；更回想到兒時和所愛者親昵的情景，那當然更爲有味。瑣憶中所記，如元夕賀歲，筵上奪果；到得聘定以後，如新歲見粲姝上車；會文時聞湘簾中環玉相觸；市中車過，見簾幙中麗人相注作熟視狀；又如蜜梅





花下遇見，俄聞銀鉤一聲，無復鴻影。前後十五年間，五經邂逅，在今日新派人物，一定要笑他傻極獸極，但我以爲形迹上越是這樣相見不相親，精神上的情感，越是固結而不可解，往後夫婦倆的所以相親相愛，如漆如膠，也未始不是起因於此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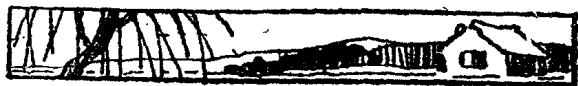
閨中諧謔，如出之有才華有學問的人，也自風雅可喜，耐人尋味。如藹卿在芭蕉葉上題斷句云：『是誰多事種芭蕉？早也瀟瀟晚也瀟瀟！』明日見秋芙續書數行云：『是君心緒太無聊！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』這是何等聰明的吐屬，無怪藹卿看了，要說悟入正復不淺啊。又藹卿作小詞，有句云：『不是繡衾孤，新來夢也無。』又買陂塘詞有『怕再到蘭房，翦燈私語，做夢也無分！』之句，爲友人書扇，友人訝問做夢何以無分？秋芙笑云，





『想「新來夢也無」耳。』這樣的才思敏捷，脫口而出，自是可愛煞人。此外如與藹卿下棋，以所佩玉虎爲賭，下數十子，棋局漸輸，便縱膝上獨兒，攪亂棋勢。也自嬌憨可喜。倘有畫工傳神之筆，大可入畫。

秋芙病臥母家一節，足以見夫婦伉儷之篤，真有生死以之之概，上邊說『秋芙生負情癖，病中尤爲纏綿，余歸必趣人召余，比至，仍無一語。侶瓊（按侶瓊爲秋芙女弟）問之，秋芙曰：「余命如懸絲，自分難續，倉卒恐無以與訣，彼來，余可撒手行耳。」』這種話沈痛徹骨，任你鐵石心腸，也沒有不感動的，在我們讀到這裏，以爲此番秋芙是必死的了，誰知卻終於沒有死，大約閻羅天子也因他們倆情愛太深，所以不忍拆散麼。



總之秋鐘瑣憶，雖如魏滋伯所說爲述閒情而作，但我卻以爲是一部夫婦必讀之書，讀了之後，可以增伉儷之情，所以普天下夫婦，不可不一讀秋鐘瑣憶。





原序

昔讀易安居士所爲金石錄後序。賭茶讀畫。不少敷陳。鏡檻書牀。可想文采。今觀藹卿茂才秋鐙瑣憶一編。比水繪影梅諸作。情事殊科。詞筆同美。夫其洞房七夕。始自定情。梵夾三乘。終於偕隱。十年湖上。千詩集中。環階流水。所居樓臺。當戶遠山。相對屏障。飲綠餐秀。倡妍酬麗。從來徐淑。不僅篇章。自是高柔。無虛愛翫。貧谷晚食。文不獨遊。蓮莊夏清。趙乃雙笑。閨房之事。有甚畫眉。香豔之詞。罔卹多口。恐譏麟援。遂謝鶴書。詩好抱山。詞工飲水。偶成小品。首示鄙人。間述閒情。弗刪綺語。多生慧業。剎那前塵。頂禮金仙。心香瓊館。更積歲月。

